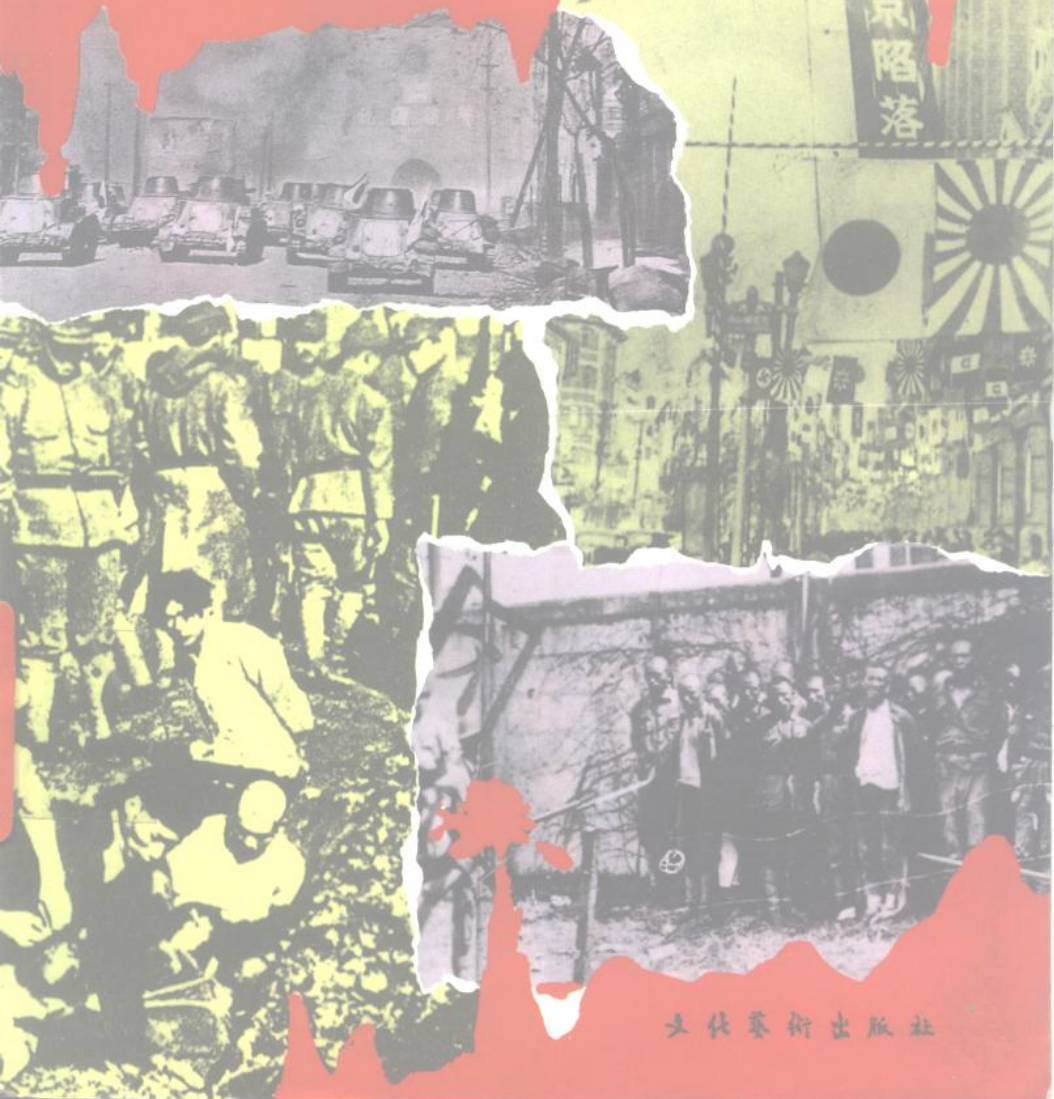


活着的士兵

——南京大屠杀1938

(日)石川达三/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活着的士兵

南京大屠杀 / 1938

〔日〕石川达三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活 着 的 士 兵

(日)石川达三著 金中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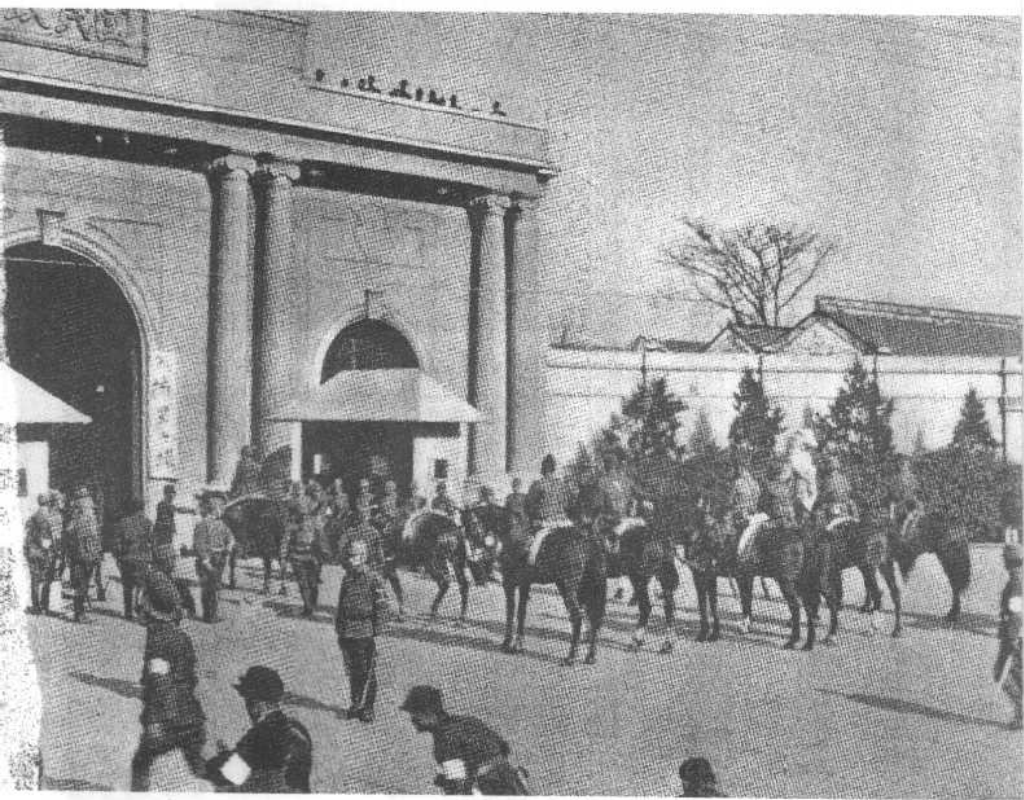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54,000 插页 2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039-1295-Z/I·552 定价 12.80 元



日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坦克攻入南京城



敌军活埋我军民

被日军砍下的人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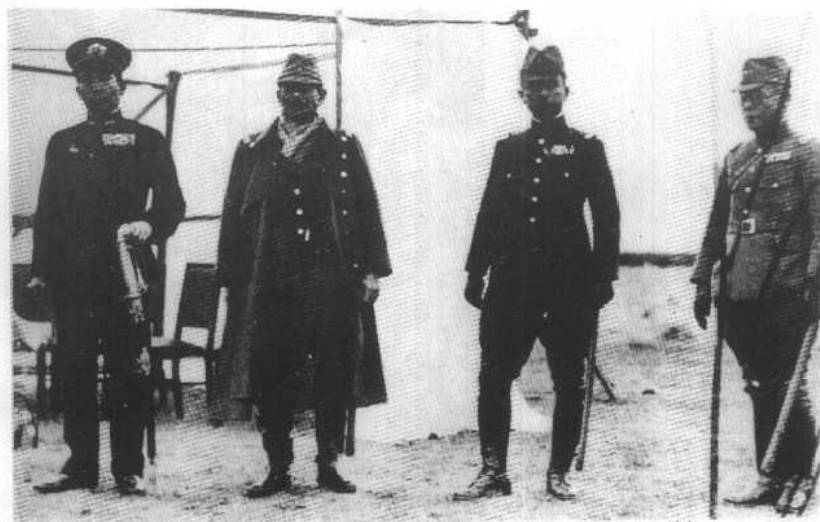


尸堆在南京郊外随处可见





尸横遍野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内 容 简 介

石川达三曾作为(日)中央公论特派华中战场记者,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并以他的所见所闻写下了这篇《活着的士兵》发表在〈中央公论〉上,因此文真实的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像和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引起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恐慌;〈中央公论〉强令被判“即日停刊”石川达三本人也被判处四个月禁闭,此文曾对当时日本和世界舆论引起轩然大波。

译者前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与野蛮的搏斗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正义的人们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所犯下的最大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其野蛮、残酷和暴虐程度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封建法西斯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明治维新起，日本统治阶级用“武士道”、“效忠天皇”的思想毒害日本青年，把他们变为进行侵略战争的驯服工具。

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妄图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投降。这是侵华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一手阴谋策划的。

1937年10月8日，松井石根亲自起草“攻克南京城纲要”，下令除第111师团驻守上海外，投入华中方面全部兵力参加进攻南京的战役。11月25日，日军占领无锡后，即策定兵分3路进攻南京。

12月初下达攻击南京的命令。12月13日南京城失陷。成千上万的中国俘虏遭到集体屠杀。日军挨家挨户搜索，将手无寸铁的无辜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拉出去枪杀，埋在无数的万人坑内。短短三天里，日军共计屠杀了30万人。

这是无可抵赖的血的事实。

抗战胜利后，去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从高级军官、侵占南京时的第6师团长谷寿夫，直到进行“杀人比赛”的下级

军官野田岩和向井敏明，起先都想百般抵赖。然而，当检察官出示当时登载他们“杀人比赛”照片的《东京日日新闻》时，在铁证如山面前，他们供认不讳，表示服罪。

然而，今年5月，新上任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大放厥词，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实。8月，刚上任的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故意歪曲侵略事实，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并没有想发动战争，”“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等等。

我不禁要问问这两位日本高级官吏是患了健忘症了呢，还是故意装糊涂，歪曲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妄想再一次做“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当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作了响亮的回答。1937年岁暮，中日战争爆发后三个月，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记者到华中战场采访。他从上海出发，经过苏州，直达南京，随军参加了日军进攻南京及攻陷南京后的全过程。回国以后，他用12天时间完成了《活着的士兵》的创作，发表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由于作品深刻揭露了侵华日军残酷屠杀我国无辜人民的血腥暴行及日军士兵的厌战情绪。杂志当即被查禁，石川本人被判处禁锢四个月，缓刑三年。

《活着的士兵》记述了一支日军部队进攻南京前后的情况。集结在宁晋的西泽部队接到了北上的命令。士兵们以为从大连乘船凯旋回国了。大家兴高采烈地买了许多回国赠送亲友的礼品。部队上船后，才得知要去参加上海会战，士兵们气得把礼品都扔到海里，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上新的战场。他们希望打完这一仗，结束战争，回国与家人团聚。然而，仗越打越大，部队伤亡惨重。活着的士兵抱着战友的骨灰盒又去参加南京战役。

从上海到南京，侵华日军沿途奸淫妇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活着的士兵》一书对日军士兵在中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

光”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值得提醒的是，这些记述出自一个日本作家的手笔。因此，《活着的士兵》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国际舆论一致强烈谴责的日军血腥暴行。

在《活着的士兵》中，作者着重刻划了从军和尚片山玄澄和近藤一等兵这两个人物。

从军和尚的任务是在战争中为阵亡将士和死去的敌军士兵念经超度。这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宗教麻痹伎俩。就从军和尚片山玄澄本人来说，在和平时期，他认为宗教具有超越国界的力量，是一种纯真的信仰。就是这样一个“以杀生为戒”的和尚，在他志愿从军，脱掉僧衣，穿上军装的同时，他失去了“僧心”，被士兵残忍的行为同化了。在华北前线，他亲手杀掉不下20个中国人。难怪西泽大佐质问他：“你杀了这许多人，你的宗教信仰该作何解释呢？”他笑着答道：“那就说不上。”短短数语，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刻划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近藤一等兵是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生。在攻读医学时，他刻苦学习，确信医学是拯救生命的神圣科学。可是来到战场上，他看到人的生命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消灭掉，生命遭到轻蔑。自己是个医学学士，却在侮辱医学这门科学。法西斯战争迫使他放弃医学，慢慢地变成一名嗜杀成性的士兵。

石川达三说，“我去南京时，决心尽量不见军官和军队首脑。我和下士官、士兵等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谈话，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军官对外人总是说谎话，装饰门面。我想看到战争的真实情况，便深入士兵中去。结果，我写出来的东西冒犯了喜欢装饰门面的特高警察和法院。”

当时所谓“国策派”的“战争文学”，如火野苇平的《麦子与士兵》、上田广的《黄尘》等颠倒黑白，把推行“三光”政策的“皇军”描写成“中国老百姓箪食壶浆笑脸相迎”的“仁义之师”。把侵略战争

美化成为“建立王道乐土”的圣战。在这种情况下，石川达三对日军暴行大胆而多方面的揭露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揭穿了当时统治者欺骗日本人民的宣传，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无疑给读者全面了解日军暴行和战争性质以可贵的启示。在侵略战争取得所谓“节节胜利”时期，在军国主义法西斯暴行的严酷统治下，许多御用文人顺应时局潮流，为侵略战争鼓吹之际，石川达三敢于如此作为是绝无仅有的。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故石川达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

明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谨以这部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的译作，奉献给广大读者。

*

*

《邪念》创作于1960年。那时正是石川达三的创作旺盛时期。每年几乎都有二三部作品问世。《邪念》与《骨肉至亲》、《婚败》一起被称为追究人的道德观念的“问题小说”。

《邪念》的主人公高木信二郎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为了报答给他出学费上完大学、毕业后又给他找职业的恩人青山六郎太，他被迫娶了青山的低能女儿照子做妻子。照子又生下低能的女儿久米子。头脑迟钝的久米子身体发育特别好，受人愚弄怀了孕。20多年来，信二郎一直生活在家庭成员一半属于弱智人的家庭中，十分苦恼。他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考虑不能让低能儿再在社会上繁殖，给社会带来危害。他请求助产士给久米子做人工流产手术，却遭到拒绝。于是他对自己心爱的女儿起了杀意。他准备了砒霜打算毒死她。可是在他下手之前，久米子却服盐酸吗啡死了。是自杀，还是他杀？凶手是谁。石川达三运用了写实的手法，通过警察署、检察院、拘留所等场景，对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人物进行深刻的心理分析，用对话形式剖析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石川达三向社会、法律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应该怎样对待低能儿？如何看待主

人公信二郎的思想矛盾？作者让广大读者自己去寻求答案。全书情节曲折，节奏紧凑，步步深入，引人入胜，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

*

*

《神坂四郎的犯罪》，通过四个人的陈述描绘了一幅当今日本社会的众生相，提出了一些值得沉思的社会问题，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也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

石川达三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为了纪念这位有良知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我怀着崇敬虔诚的心情，将这三部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

金 中

1994 年中秋节

于山东大学六味斋

HUOZHEDESHIBING

活着的士兵

HUOZHEDESHIBING



高岛师团在大沽登陆是在北京陷落后不久。中国大陆正值残暑，士兵们满脸汗水，浑身泥土。一群苍蝇在他们的头顶上盘旋，跟随着行军的队伍前进。

部队沿着子牙河两岸追敌南下，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听到石家庄被友军攻克的消息，已是深秋时分。夜晚。哨兵的肩上落了一层白霜。

高岛师团在宁晋集结待命，休整了十天。休整期间，按连队分别举行了“慰灵祭”。师团有两名连长阵亡，步兵损失了十分之一，却未听说有补充的部队来。

团部借住的民房，突然吐出了火舌。在夕阳照射下，窗户口冒出了浓浓的黑烟。

最早赶来的笠原伍长^①和两名士兵，逮住了一个在现场的中国人。这个人年纪很轻，约摸二十二三岁，衣衫褴褛，脖子和手脚都污垢斑斑。

“你——”笠原伍长使劲吆喝了一声。可是他又不会用中国话审问那个人。他吸着鼻涕对他的部下说：

“你快把团部的翻译官找来！”

士兵跑步离去后，笠原一屁股坐在道旁的缸上，凝视正在燃烧

① 伍长：五人小组的组长。

的房屋。火焰沿着墙壁往二楼的天花板蔓延，一直烧到屋梁。瓦与瓦之间闪着白光，窗口吐出血红的火舌。

“火着得真厉害，好热啊！”

此刻，另一个士兵伸出手，象在火盆上烤火似的，斜瞅着那个中国人的脸说：

“瞧他那副神态，八成是他干的！”

那青年像一株枯树似地伫立在两个士兵旁边。他那瘦削的面孔呆板，木然。七八个士兵相继赶来，把他团团围住。

中桥翻译官挎着手枪，打着皮裹腿，双手插在裤兜里，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是他干的吗？”

“好象是。你审审他。简直是胆大妄为！竟然放火烧掉团部……”

翻译官吐掉衔在嘴里的火柴棍，严厉地问了两三句。那个青年直盯盯地瞅着翻译官，默不作声。翻译官耸起肩膀，翻来复去地盘问他。最后，那小伙子轻声回答了几句。翻译官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那青年踉跄了几下，险些栽倒。屋顶上的瓦一块一块地落下来。一个士兵探询道：

“翻译官，他说些什么？”

“这家伙说，房子是他的，他愿意烧掉就烧掉，那是他的自由。”

坐在缸上的笠原伍长，霍地站起身，抓住那小伙子的胳膊，把他拖了出来。

“来，快快地！”

那青年顺从地走出了人群，两个士兵跟在他后面。走了约十来步，笠原回头瞅了翻译官一眼，意味深长地奸笑了一声。

四人走了一百来米远，就出了村子。前边有一条小河，两岸是成行的杨柳和开阔的田野。残阳西下，天边红彤彤的。红色的云影